

书店情缘

王珉

倘若一座城市，因一间书店而使精神抵达“制高点”，倘若这间书店被所有人呵护与热恋，会是怎样一种快慰？文友告诉我，几乎每个读书人离开南京时都有两处不舍：圣保罗大教堂与先锋书店。而先锋书店，正位于教堂的对面。相识的文友，无一例外地推荐先锋书店，说这是南京的文化印记。

先锋书店的存在仿佛不是为了招揽路人，倒像是考验真心。我到南京时问路人，先锋书店怎么走？对方指明方位后，又补上一句：“南京最好的书店是先锋书店！”做书店至此，足矣。

读书路上，走得愈远，愈不禁回望。我曾读《先锋书店·大地上的异乡者》，叶兆言、苏童等人皆曾为它著文。先锋书店总店位于南京大学旁的五台山路上，书店一半地上，一半地下，似带隐喻。由地上走向地下的长廊墙上，悬着巨大十字架，或喻示一种由内而外的救赎——关于书，也关于人，令我沉思：这个时代，究竟是坚守的书在救赎人？还是坚守的人在救赎书？

我算不得真正文人，却总重感情——对人，对事，或对一个地方。身居厦门时，某个雨后黄昏，我与兄弟走在厦大后一条被密林遮盖的小径上，路旁是一家安静的书店——晓风书屋。这是一家源自宝岛台湾的人文书店，我常去静读。疲惫时，躲进晓风书屋，古雅的装修风格，低回的古乐，简洁从容的装帧，仿佛隔开时光，抵达一片净土。在此慵懒阅读，耳畔乐声轻绕，幸福悄然而生。

如今，我是全国报纸期刊及新媒体的影评专栏作家、新闻记者，站在新闻与文学的交叉路口，以笔为犁，在新闻真实与艺术虚构的边界垦殖。我愿以刚健清新的笔触，续写书店和世人的情缘。

晒地瓜干

叶展韵

我读小学时还是大集体，每到霜降刨地瓜后，生产队傍晚就开始分。地里的地瓜一堆一堆像一座座小山，分到各家各户后，人们一般先挑那些长得比较周正的拿回家焐着现吃，剩下的就全部切成地瓜干，在地里摆开晒着。地瓜干晒干了容易储存，可以年对年地焐着吃，是庄稼人一年的主要口粮。

只要是生产队哪天分地瓜，学校就会提早放学，让小子上山帮摆地瓜干。地瓜干用簋子盛着，簋子满了小孩子就提着倒在收割的豆地里或是石棚上，一片一片摆开。选择豆地或石棚，是因为豆地里有豆茬，地瓜干在豆茬上支空着起干，而石棚上则没有泥土，晒地瓜干干净，也容易起干。

秋天的风如62度的白酒般有劲头，晒地瓜干最容易起干。地瓜干晒个两三天，去翻过来再晒两三天就干透了，然后装袋子搬回家储藏。有时地瓜干晒到半干，老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把地瓜干淋湿了，那就要等雨停后去地里一片一片捡起来，送到山里的大石棚上晾晒。被雨淋过的地瓜干如果不及及时晒干很容易发霉，这种地瓜干味道发苦，人不能吃，喂猪猪都不吃。

1961年，我们村使劲种地瓜，满山的地只要有点空儿就种上了地瓜。到了秋天，山坡上的草枯黄了，大雁一群一群开始往南飞，地瓜也迎来大丰收！人们天天刨地瓜切地瓜干，天天晒地瓜干，放眼望去漫山遍野都是白花花的地瓜干，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。那时的地瓜干，对人们而言已不仅仅是地瓜干了，它们是信心是力量更是希望。

萧条颜色

秋实

北方的冬天，到处可见枯枝败叶。不知何故，我倒是很欣赏这萧条的颜色，觉得她们像出水的芙蓉一样，洗去了铅华，有一种本真的美。

支支楞楞的枯枝败叶在雪中，在风里，在黑夜，还乐观地发出滋滋的微笑着。她们的一切坚持都是为了下一个春天新的萌芽，新的生命将从枯枝败叶中孕育。

年是我向往的，看到枯枝败叶就感觉离年近了。一件新的青色的衣裳，一串响的灰色的鞭炮，就已经裹进我的梦里了。我会感到一股神秘的气息弥漫在空中，如茫茫历史的尘埃，如古老建筑上黛瓦的色调。一个冬天，我去看一条老街，刚下车，透过枝条就看到房顶灰色的瓦，我想这就是老街的使者。这颜色如此生动，如此震撼，又如此迷人，我没有感到丝毫的萧条，只感受到

简约的美丽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先人居住的四合院中总会有一棵老槐树。夏日浓荫遮日，墙外青石街上传来的声音，会打破浓荫的宁静。冬天来临，老槐树黑色的枯枝和四合院和谐融洽。冬天的槐树枝条是最美的，肃穆典雅，树干如龙身，树枝如龙爪，正是东方神龙的模样。白日意境幽深，月下光景神秘，白昼与黑夜槐树的身影完全不同，我仿佛看到一个幻生幻灭的世界，看到了世界的底色。

我喜欢这色调，她是曾经的青春，是传承，是永续，是母亲，是祖先的身影。有了这种意识，会知道冬天的枯枝败叶并不那么孤独，它与暖炉里炭火的红、陌生人相视一笑的温存、划破夜空的烟花、亲人围坐的其乐融融构成一个我所爱的人间。

人到中年

林春江

倘若只是一瞬间，我已经步入人生的秋天，青春一去不复返。曾经以为老去是很遥远的事情，突然发现年轻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，时光好不经用，抬眼已是半生。

说不清什么时候开始喜欢独处，一个人卧在松软的躺椅上，阳光透过稀疏的桂花枝叶，洒在我身上。我眯着眼，手里捏着一本书，躺椅旁矮几上茶香袅袅，偶尔端起来轻啜一口，任思绪在田野驰骋。中学同学聚会不再参加，大学同学慢慢断了来往，朋友圈里干干净净，下班慢慢悠悠回家，日子过成一个人的独来独往。偶尔，我会坐在一处平整的台阶或是一块光滑的条石上，不言不语，不思不想，但看流水，且听风吟，无拘无束。

有时大睡一场，却总是午夜梦回，回到童年。那时候杨柳依依，蝉鸣声声，潮湿的河风拂面而来，盼望着快点长大，可以拥有一切。而今真的长大了，心却满目疮痍，在闻无人声的夜里，舔舐着自己的伤口，咀嚼着人世间的酸甜苦辣，然后迎着晨曦走向日升。世界上

只有一种英雄主义，那就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。

不再关注世俗的纷扰，更在意自己内心的丰盈。躁动的心慢慢平静下来，痛而不言，笑而不语，迷而不失，惊而不乱，心如磐石。喜欢一个人行走在高山大川，一个人徜徉在林间小路，一个人徘徊在秀美海滨，看群山竞秀，听河水低吟。风吹树叶的沙声，就像旅人的脚步匆匆，我似乎听见时空之门开启的声音。

平淡的生活里，关注的是柴米油盐，在意的是恬淡和惬意。无忧无虑的童年渐行渐远，朝气蓬勃的少年随风而逝，意气风发的青年已成过往，人到中年，吃过一些苦，受过一些教训，渐渐明白一些事，懂得一些道理，活得逐渐通透了。有些事，不必执着，只要尽心尽力就好，有些念头，不必固执，只要看开就行。人世间总有阴晴圆缺，还是顺其自然好。珍惜当下，关注自己，仍有追求却不是诗和远方；而是眼前的平淡和释然；仍有梦想，却不是遥不可及的未来，而是全力以赴的当下。

儿时滑雪

赵惠民

故乡位于胶东半岛西部莱州的丘陵地带，阳光充足，冬日雪资源丰富，是适合滑雪的好地方。在丘陵起伏的山坡上，有一条弯弯曲曲的道路，这就是有名的岭坡道。它坡度轻缓，冬天里下上一层厚厚的雪，便可就着岭坡道滑雪。

入冬后，经过几场严霜，万物凋零，农事少了。紧接着，寒冷的冬季到了。这个季节，荆棘繁茂的叶子已经脱落，只有一株株黑松还有点墨绿的色彩，也算是这个时节的一景了。寒风不断，小雪大雪节气也渐渐到来，我们这里早已飘了两三场大雪了。下雪时寒气逼人，天冷得出奇，半大孩子都爱这雪。

“立冬交十月，小雪地封严……大寒整一年”，这是儿时在胶东老家哼唱的童谣。时光总是不疾不徐，待到大寒，正是乡间滑雪的好机会。从坡顶到坡下有三百多米，若一直向下冲刺，滑得比较快，觉得刺激。记得我和小五喜欢坐着往下慢慢滑，虽然慢悠悠的，也很兴奋。滑到坡底，我们沿坡道走回来，稍作小憩，再一鼓作气滑下去，很开心。农村娃生得皮实，身穿厚棉袄、厚棉裤、厚棉靴，跌一下子也不觉得咋样。这些童年的顽皮事儿，转眼已过去五十多年了，不知那片岭坡道，还有没有滑雪的孩子。

腊月见景

刘吉训

春的播种、夏的耕耘、秋的丰硕、冬的收藏，一起酿成腊月浓醇的喜悦与香甜。

腊月的每一天，仿佛都是黄道吉日。农家把一年四季的企盼都浓缩在这个月份。看吧，安装家电的师傅们进村了，刚刚落成的农家二层小楼门前车水马龙，大理石铺进了客堂地面。看吧，“苹果大王”家里迎来了好多客人，城里的大学教授和农艺师们坐着一辆辆小轿车来了，喇叭声声，沸腾了整个山村。

谁家又在娶新娘，趁腊月的黄金季节，把唢呐吹得震天响。迎亲的队伍浩浩荡荡地走在山道上，彩电披红，冰箱挂彩，汽车唱，一部历史和现代交响的迎宾曲，在朝阳下的乡道，热烈地进行着。新媳妇捧着一摞用红丝巾捆起来的科技书，说是娘家陪送的新嫁妆。

下雪了！下雪了！满天的雪花，平添了腊月的气氛，也应了瑞雪兆丰年的谚语，哪怕一夜大雪封了村子——一觉醒来，给孩子们一个新世界，一个神奇而美丽的梦，一串咯咯咯的欢笑与惊奇。

谁说腊月冷，腊月最有情；谁说腊月北风紧，腊月最牵游子心。把灯笼挂起来，把年酒斟起来，天南海北的儿女都在腊月里思亲归家，故乡的情是那般烫人，一年一度的“团圆饭”充满了温馨，吃一顿妈妈做的年夜饭，增了十倍精神；饮一杯爸爸斟的年酒，长了万丈豪情。围着年火守岁，是腊月三十最古老的习俗，把年火烧得更旺吧，马年的钟声一响，儿女们又要策马扬鞭。